

互联网金融协会、银行业协会、支付清算协会5月18日联合发布的公告直指当前虚拟货币炒作的命门。公告明确，金融机构应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涉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户和资金的监测，及时采取暂停相关账户交易、注销相关账户等措施，并将问题线索报告相关部门。必要时，对有关部门的调查、侦查工作给予支持配合。

虽然银行业早已开始“封堵”虚拟货币交易，但一直以来无法彻底断绝人民币与加密货币之间的连接。诸如OKEx等APP仍可使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实现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交易。场外交易（OTC）、“矿工”出售虚拟币等支付方式，都为人民币与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了隐蔽通道。

业内人士认为，如要彻底封堵虚拟货币交易，有关部门需更深层次地升级技术，加强对出入境资金交易的监控。

“易容式”交易逃避监管

监管部门早已禁止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渠道用于虚拟币资金交易充值及提现，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仍有对策绕过银行风控。

上海证券报记者体验某交易平台的交易过程时发现，需要把人民币转换成比特币、泰达币等虚拟币时，只要与卖币者谈妥币币互换的费用，平台就会指引投资者一个交易入口。买币者只需上传银行卡、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平台将发出指令，让交易对方提供银行卡信息或二维码，买币者付款后，平台就放币给卖币者。

一位资深炒币人士介绍：“如果你在交易的备忘里写BTC，那银行就可能直接停掉交易。不写，那就是两个人之间不知什么原因的一次转账。”这也就使得许多交易逃过了银行与支付机构风控系统的监控。

两大“漏洞”待修复

目前，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互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场外C2C交易，交易由OTC平台“撮合”；二是向“矿工”直接购买，适合大批量购买的机构或投资者。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于佳宁表示，散户炒币者使用较为频繁的是OTC。

2017年9月，监管部门对所有涉及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交易的平台进行整顿，堵住了通过平台进行直接交易的路径。此后，买家转向C2C支付通道。比如，A需要向B购买比特币或泰达币，A用法定货币（支付渠道不限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B个人账户转账；转账成功后，OTC交易平台敦促B把虚拟货币转移给A。

这种OTC收款方案实际上让买卖双方均面临较大风险。若卖家收到一笔来路不明的资金，一旦涉及违法犯罪案件，卖家将被公安机关追查，银行账户也会被冻结。在多处案件的判决中，相关操作者均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OTC中，泰达币是关键所在，作为一种稳定币，其价值锚定美元，在交易中起到准现金的作用。目前，虚拟货币交易所基本实现全球化，在交易所里存放现金会带来大量的法律和监管成本，而各国的法律对加密货币交易的态度各有不同，为了规避这些问题，交易所都不收现金，而是支持使用稳定币建立交易。稳定币的出现让各类虚拟币交易更为隐蔽。

比特币“矿工”也是比特币的主要卖家。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称，少数几家大型“矿业”公司控制了市场上绝大多数比特币。“矿工”向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转移比特币，也可向机构和投资者出售比特币。这类投资者往往是大额交易者，他们与“矿工”间的交易以法定货币完成。

在业内人士看来，交易者与矿业公司发生资金往来，经常涉及跨境行为，交易双方也不会直接标注资金用途，考虑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协同问题，一国的监管部门难以简单快速识别这类转账。

围堵追踪链上交易

对OTC炒币者而言，为了防止频繁交易被冻卡，他们需要经常“倒卡”，这进一步催生出一条帮助此类交易者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的黑灰产业链。近日，OTC圈内备受关注的赵东案开庭，给不少炒币者拉响了警报。

赵东是人人比特、DFund创始人，他因向网络犯罪分子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被指控“非法经营”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5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宣判，赵东、赵鹏等人给赌博黑灰产倒流至少31亿元人民币，赵东从中获得OTC业务相关利益分红70%。

当前，全国范围内打击、治理、惩戒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的力度将持续加强，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行为也将遭到严惩。如果OTC交易者明知资金来源不合法，仍然协助转移资金，很可能构成犯罪。

有没有办法封堵住炒币的支付渠道呢？一位区块链技术专家表示，由于链上交易可以追踪，可通过历史链上记录查看大额交易。这是监管部门对可能有问题的资金进行追踪的可行方式。他建议让专业人才追踪链上交易情况，进而从一定程度上围堵可疑交易。

上述专家表示，银行机构监测系统内部资金流动时，可标记一些频繁与陌生账户进行大额转账的企业或个人，并进行溯源，辨别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虚拟货币交易通常涉及跨境转账，需逐步制定统一的国际加密货币监管准则，有关部门需高频监测跨境资本流动，打击可疑的虚拟货币交易。

来源：上海证券报